

張政烺文集

論易叢稿



中華書局



張政烺文集

論易叢稿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論易叢稿/張政烺著;李零等整理. -北京:中華書局,2012.4
(張政烺文集)

ISBN 978 - 7 - 101 - 08603 - 4

I. 論… II. ①張…②李… III. 《周易》-文集
IV. B221.5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53359 號

責任編輯:石玉

張政烺文集

論易叢稿

張政烺 著

李 零等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

880 × 1230 毫米 1/32 · 9¹/₂ 印張 · 插頁 2 · 200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3000 冊 定價: 36.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8603 - 4

《張政烺文集》出版說明

張政烺，字苑峰，1912年4月15日生於山東省榮成縣崖頭鎮。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同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任圖書管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46年應聘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1954年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並兼任研究員。1960年被任命為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並繼續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66年調離中華書局，專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曾先後擔任物質文化研究室主任、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室主任；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先後被聘任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顧問；中國歷史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文物諮詢委員會委員、文化部中國文物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史學會理事等。2005年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張政烺先生一生踐行“真誠求實是為人為學之本”的信條，學問淵博，識見卓越，道德文章，人所共欽。在中國古代史、古文字學、考古學、古器物學、古文獻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做出了具有開拓性的重要貢獻，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2004年4月，在張政烺先生夫人傅學苓先生的多年推動和

學術界的通力協助下，彙編張政烺先生一生主要學術成果的《張政烺文史論集》在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張政烺先生去世後，傅學苓先生承擔起整理出版張先生遺著的重任，繼續蒐集遺稿，委托李零先生主持整理張先生研究易學的有關資料，編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 2008 年出版）和《張政烺論易叢稿》（中華書局 2011 年出版）；委托朱鳳瀚先生主持整理張先生對《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所作批注，編為《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中華書局 2011 年出版）。同時，傅學苓先生也一直在蒐集整理相關資料，準備對《張政烺文史論集》進行增補修訂。可惜的是，傅先生在 2010 年年中病重住院，於 2010 年 12 月 22 日去世。病重期間，傅學苓先生仍念念不忘《張政烺文史論集》的修訂和其他未出版著作的整理工作。

2011 年初，張政烺先生的哲嗣張極井先生約請朱鳳瀚、李零、林小安先生與我們會商，啟動《張政烺文史論集》的增補、修訂和重編工作；經廣泛徵求學術界的各方意見，並反復磋商，考慮到《張政烺文史論集》把各篇不同專題、不同類型的文章按發表時間編排，雖然可以瞭解張政烺先生學術發展的歷程，却難以清晰體現其學術特色和研究重點，且卷帙浩繁，不便讀者研讀，因此最終確定，將蒐集到的張先生存世的各類文字進行分類重編，成《張政烺文集》五卷。

《張政烺文集》第一卷《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收錄張政烺先生運用甲骨金文研究商周歷史的論文及書信共 36 篇。其中 35 篇已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致裘錫圭討論殷墟卜辭“族”與“衆人”性質問題的信》一篇，係裘錫圭先生提供，為首次公開發表。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之所以將《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列為《張政烺文集》的首卷，是考慮到張政烺先生一生精研

古文字和考古學，但他首先更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對甲骨刻辭和商周銘文的考證與釋讀，主要目的乃是解決上古史研究中的問題。

《張政烺文集》第二卷《文史叢考》，收錄張政烺先生關於古代文史方面的論文、隨筆、書信共 34 篇，均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張政烺先生一生博聞強識，在多個古代文史領域如考古學、古器物學、版本目錄學以及古代文學等方面都做過精深的研究，可惜系統成文並最終發表者很少，為學界引為憾事。本卷所收錄的文字，僅僅是張政烺先生研治古代文史的少量遺存，看似不成系統，但每一篇都能給後學極大的啟發。

《張政烺文集》第三卷《論易叢稿》。易學研究是張政烺先生晚年治學的重點。本卷以李零先生所編《張政烺論易叢稿》為基礎，為保持《張政烺文集》的體例統一，故略去了李零先生的前言和相關附錄。

《張政烺文集》第四卷《古史講義》，共收錄張政烺先生授課講義六種，大部分未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為此次新蒐集到的資料。其中《先秦史講義》兩種，1952 年本為王世民先生提供，1959 年本為陳紹棣先生提供，二者皆為油印本，非張先生親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張政烺先生在北京大學多年講授中國通史課程中的先秦史，而五十年代時北大歷史系的中國通史課程，系教研室共同討論授課提綱，體現了當時主流史學觀點。因此，講義中的一些學術觀點和表述，帶有一定的時代烙印，未必與張先生自己的學術主張一致。但是，這兩份珍貴的講義，畢竟從多方面體現了張先生的治學成果和學術造詣，精義疊見，讓我們想見當時張政烺等名師為本科生講授基礎課的風采。

同時，張政烺先生曾為北京大學考古專業講授“中國考古學

史之金石學部分”。課程分爲緒論和五個單元，其中一、二、三單元當時有油印本講義，已經由王世民先生整理，命名爲《中國考古學史講義》，收錄在《張政烺文史論集》中。此次新編《張政烺文集》，我們商請王世民先生根據自己的課堂筆記，對當時未發講義的緒論和四、五單元作了整理，一併收入《中國考古學史講義》中，使這份講義得以以相對完整的面貌呈現出來。

1959年，北京大學在中文系成立了古典文獻專業，設有“中國文化史”講座課程，由陰法魯先生主持，邀請名師開設專題講座，其中的古器物學專題是由張政烺先生講授的，首次授課在1962年11月。收入本卷的《中國古代的禮器和日用物》，就是由向仍旦先生根據張先生的授課記錄整理的講義。

《張政烺文集》第五卷《苑峰雜著》，收錄張政烺先生自述、紀念文章、序跋、書評、書信、講話以及其他一些文字。此次新蒐集到的未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中的是：《斯人離世去，業績在人間——悼念尹達同志》（與楊向奎先生合著）、《關於“張楚”問題的一封信》、《致胡厚宣的四封書信》（胡振宇先生提供）、《在晉文化研究會上的發言》、《在湖南省博物館的學術報告》（高至喜先生整理並提供）共五篇；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第一版）中，我們輯得署名張政烺撰寫的辭條共13條，也一併收入本卷。另外，收錄在《張政烺文史論集》中的《中國歷史圖譜資料目錄》（封建社會部分）爲打印草稿的影印件，爲了方便閱讀，此次我們全部進行了排印整理。

多年以來，爲蒐集、整理和出版張政烺先生的著作，傅學苓先生苦心孤詣，謀劃整理，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學術界、出版界的許多同仁都給予了無私的幫助。爲編集《張政烺文史論集》，王世民、王曾瑜、史樹青、朱鳳瀚、呂一芳、安守仁、李零、李解民、吳

榮曾、吳九龍、何齡修、汪桂海、林小安、林永匡、胡振宇、孫關根、張永山、陳平、陳抗、陳祖武、程毅中、裘錫圭、趙平安、劉源、劉宗漢、劉樂賢、謝桂華、羅琨、顧青、關惠珍等曾參與文稿的整理工作。此次修訂重編《張政烺文集》，張極井先生在百忙中給予了全力支持和配合，並代表家屬撰寫了《回憶父親二三事——代〈張政烺文集〉編後記》；林小安、朱鳳瀚、李零、顧青、張繼海等先生用力尤著，王世民、裘錫圭、胡振宇、陳紹棣、鄭振香、高至喜、向仍旦、劉玉才等先生提供了新的資料，北京大學歷史系、中文系的部分博士研究生也參加了審校工作，在此，我們一併致以誠摯的感謝！

2012年4月15日，是張政烺先生百歲誕辰的紀念日。《張政烺文集》的出版，是我們對張政烺先生的最好的紀念！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2年3月

目 錄

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	1
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	26
易 辨	
——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	39
帛書《六十四卦》跋·····	59
馬王堆帛書《周易·繫辭》校讀·····	73
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座談會上的發言·····	85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	88
回憶父親二三事	
——代《張政烺文集》編後記·····	292

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

湖北孝感縣在公元 1118 年(宋重和元年)出土了六件西周初期(約昭王時)的銅器,其中一件稱中鼎,銘文末尾有,學者未能釋出。本世紀三十年代,郭沫若先生謂“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①。這類帶有奇字銘文的銅器,近三百年來的公私收藏中也有,不過未為學者注意。1950 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河南安陽殷墟,《報告》說在四盤磨村西區得到“一片卜骨橫刻三行小字,文句不合卜辭通例”,對文字未作解釋^②。1956 年 1 月,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中得到一片刻有兩行奇字的卜骨^③,幾個月後又發現了另一片。唐蘭先生根據這三片卜骨,結合銅器銘文中有這類奇字的中旻父鼎、董伯簋、效父簋、召卣,進行研究,認為這都是文字,“這種文字是用數目字當作字母來組成的”,是殷周以前的一個民族創造的。並認為“由於西周初年銅器銘刻裏還保留這種氏族徽號,而不見於

①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圖編》47,《錄編》6 頁,又《考釋》16 頁。

② 郭寶鈞《1950 年春殷虛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1951 年)第五冊 56 頁,圖版肆壹,①。

③ 《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 3 期 58 頁;又 40 頁圖一、圖二。

殷墟銅器”，“推測這個民族是西北方面的，跟周部族也許還有一些關係”^①。郭、唐二氏的意見，對於探索這個題目，都是有益的。唐先生根據的資料“包括甲骨金文共只十三個字”，這個數目不是齊全的，在過去著錄金文的書中還可以找到一些。1956年考古研究所發掘灋西張家坡西周居住遺址，獲得一片卜骨刻着這類奇字^②，唐先生曾看過，但未計入這十三個字之內。

我從1974年整理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周易》，常和一些研究《周易》的書接觸，1977年見到了陝西岐山縣周原出土的卜龜。1978年12月初，在吉林大學開古文字學討論會，聽徐錫臺同志講《周原出土甲骨文字》，內有一節是《奇字》，說“約七八片，又有個銅甗也有這類奇字”^③。聽眾對此很感興趣，有人問我是什麼字，我在第二天作了《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講話，當時手頭無書，無從準備，不能深入，指出銅器銘文中三個數字的是單卦（八卦），周原卜甲六個數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中老陰、少陰都是陰，老陽、少陽都是陽，數字雖繁，只是陰、陽二爻，把周原卜甲上的數字變成陰、陽爻，在黑板上寫出坎下艮上的蒙，巽下艮上的蠱，艮下艮上的艮，離下坎上的既濟。我是湊熱鬧，活躍了會場上的學術討論空氣，事實上沒能解決多少問題。回京後，才逐漸把甲骨上、銅器上的這類材料收集到一起，加以考證，現在把初步結果寫出來和大家共同探討。因為是

① 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年2期34—36頁，圖一。

② 《灋西發掘報告》111頁，圖版陸叁，4，帶字卜骨。文物出版社，1962年。

③ 後來分成兩篇文章，除《奇字》一節以外的內容收入《古文字研究》第一輯，184—203頁（中華書局，1979年），而把《奇字》一節改寫為《西周卦畫探原》，送交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

新問題，許多情節須作說明，行文不免瑣碎，在後半才落到本題上來。其中有些假說，未敢自信，望讀者指正。希望將來有更多新的材料發現，增加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和探討的途徑。

一、甲骨金文中易卦材料彙編

先把材料彙集於下，每一個卦編一個號碼，以便稱引。同時，按照奇數是陽爻、偶數是陰爻的原則，寫出《周易》的卦名以備參考。

編號	原文	釋文	經卦	別卦
1		六八一—五一	 震乾	大壯
2		五—一六八一	 乾震	无妄

1 和 2 見張家坡卜骨(《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第 3 期, 40、58 頁)。原報告說：“這塊字骨用牛肩胛骨製成，大部已殘……背面靠一邊有圓形鑽孔三個……灼痕不顯，正面均有卜兆。在卜兆附近有刻劃極細的文字兩行，一行與骨長同方向，一行與骨寬同方向。”後兩句語意不很清楚。殷墟卜骨使用肩胛骨皆骨白向上，張家坡、四盤磨帶奇字的肩胛骨則不同，皆骨白向左，以便左手把持，右手刻字。可知 1 是正着刻的，2 是橫着刻的。

3		六六八一—六	 坤巽	升
4		六一六六六一	 坎震	屯

3 和 4 見張家坡卜骨(《考古學報》1957 年 2 期, 34—36 頁, 圖一)。

5		—一六一—	 巽乾	小畜
---	--	-------	--------	----

張家坡卜骨(《澧西發掘報告》,111頁)。原報告稱“可能是用獸類的肢骨做成的,製作較粗。殘存兩個圓鑽孔,在骨面上相當於鑽孔的部位,刻有筆道很細的近似文字的記號”。

6		八六六五八七	 坤 離	明夷
7		七五七六六六	 乾 坤	否
8		七八七六七六	 離 坎	未濟

6正刻,7,8倒刻,見四盤磨卜骨(《中國考古學報》第5冊,56頁)。7下有“曰魁”二字,8下有“曰隗”二字。其出土地點,據原報告說:“看其遺存情況,似乎是一個學習刻契人的住所。”唐蘭先生說:“在豐鎬遺址裏的卜骨只用×,而四盤磨的卜骨卻用⊗,可能用×的形式要早一些。至於銅器上一般寫作⊗則是較晚的形式,似乎因字形長而橫了過來。”

9		八七八七八五	 坎 離	既濟
---	--	--------	------------	----

周原卜甲第7號,見《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圖版柒,異體字第一片。原圖版印倒了。

10		七六六七六六	 艮 艮	艮
----	--	--------	------------	---

周原卜甲第81號,見上注,異體字第二片。

11		七六六七一八	 艮 巽	蠱
----	--	--------	------------	---

周原卜甲第85號,見徐錫臺摹本。卦下有“曰其”二字,另一行有“□□既魚”四字。

12		□六六七七一	 □□ 乾	□
----	--	--------	-------------	---

周原卜甲第90號,見上注。上部殘,缺上交。



13		六六七七一八	 震 巽	恆
----	--	--------	------------	---

周原卜甲第91號,見上注。左下角殘缺,據殘畫推斷,初、二爻是八

和一。

14 奏 七六八六七六  蒙

周原卜甲第 177 號，見上注。以上 1 至 8 是卜骨，9 至 14 是卜甲，甲骨屬於卜法，它的反映是兆，不是數字。這些數字屬於筮法，是用著草算出來的。《周禮·春官·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鄭玄注：“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由於同占一事，就把卦爻刻在甲骨的卜兆之旁。至於卜和筮的關係，杭辛齋說：“有龜與著合用者，先灼龜以求兆，更以其兆為占，或先揲著得卦，即以卦兆畫於龜，灼視其坼，以驗吉凶是也。有筮與龜並用而分占者，《左氏傳》所謂‘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是也。”（見《學易筆談·二集》卷二《著法占例辨惑》）由於對卜兆和筮卦還不懂，我目前還不能談論這個問題，且俟他日。

15  六六一六六一  震


甗銘，只此一文，在腹內後壁口沿下，極醒目。鳳雛村周初墓葬出土。

16  八八六八  □

鼎銘，見《續殷文存》卷上，7 頁，疑初、二兩爻未剔出。



17  八一六  坎


盤銘，見《續殷文存》卷下，74 頁。此盤現存美國，形制紋飾屬周初，闕底下有陽文花紋，未見。


18 泰 七五六六六七  巽 益


見召仲卣，據《西清古鑒》卷十五，32 頁。



19 甲  六一八六一一  坎 兌 節

19 乙  一一六八一六  巽 坎 渙

 召卣，故宮舊藏，現在臺灣。《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45 頁著錄。原銘召字正寫，卦文倒寫，倒寫則不可讀，故今分作兩行（19 甲、19 乙），先正後倒，以便參考。

20  七六七六七六  離坎 未濟

父乙  盃蓋銘，日本寧樂美術館藏，見巴納、張光裕《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1978 年，臺北）第八冊，730 頁，1125 號。


21  六六六  三坤



  父戊卣，見《商周金文錄遺》253 號。



22  七五八  三巽



仲旻父鼎，見《三代吉金文存》卷三，18 頁。銘文“中旻父乍寶鬲彝鼎 夷”。



23  八五一  三兌

董伯簋，見上注，卷六，39 頁。銘文“董白乍旅鬲彝 ”。



24  五八六  三艮

效父簋，見《懷米山房吉金圖》卷上，22 頁。銘文“休王易效父  三，用乍畢寶鬲彝 ”。

25  七八六六六六  艮坤 剝

26  八七六六六六  坎坤 比

25 和 26 在中鼎銘文之末，見《嘯堂集古錄》卷上，10 頁。



27  六六一一六一  震離 豐

盤銘，見《陶齋吉金錄》卷三，39 頁。



28  五七六八七七  巽兌 中孚



29  一七六七八六  巽艮 漸

28 和 29 見《鄴中片羽二集》卷上,47 頁,陶爵範。

30  六七七一一一  夬

周琥,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一七,192 頁。原釋“午十三”三字,不確。此器虎形,或謂禮神,或謂發兵,疑亦是以卦名爲族徽者。

31  一六一  三離

32  五一一  三乾

31、32 是張家坡西周居住遺址出土骨角鏃上所刻的記號,見《禮西發掘報告》圖版肆玖 11、12。又這本報告的 89 頁圖五八陶紡輪底部的文字,也是易卦,因刻劃不清,暫不收入。1979 年 4 月參觀岐山發掘工地,看到許多大板瓦,好像有這類刻劃,匆匆過眼,辨認不真,希望將來寫報告的同志注意這個問題,肯定或否定這一點。

以上共三十二條考古材料,從中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內中 17、21、22、23、24、31、32 都是三個數字,推測就是三爻,如果按《周易》講,是坎、坤、巽、兌、艮、離、乾七個卦。其餘二十五條,除 12、16 殘缺外,都是六個數字,推測就是六爻,依次可得《周易》的大壯、无妄、升、屯、小畜、明夷、否、未濟、既濟、艮、蠱、恆、蒙、震、益、節、渙、未濟、剝、比、豐、中孚、漸、夬等二十四卦,其中未濟重複而數字微有不同。7 下有“曰魁”二字,8 下有“曰隗”二字,11 下有“曰其”二字,“魁”、“隗”、“其”可能就是原來的卦名,皆與《周易》不同,可惜留下的太少了。

二、對一些數字的解釋

這三十二條材料共有 168 個數字,把它清理一下,計一至八字出現的次數如下:

數 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出現次數	36	0	0	0	11	64	33	24

六字出現次數最多，計 64 次，其次是一字，計 36 次，而二、三、四都是 0 次。這是個必須注意的現象。占卦講命運，找時機，不會奇偶禍福的出現次數一般多，推至一切都不會是絕對平均的，但差別如此之大，很難解釋。再一點是二、三、四絕不出現，剩下五個數字，三個奇數，兩個偶數，奇偶不平衡。易以道陰陽，陰陽不成對還有什麼易理可講？可是我們把奇數出現的次數加起來： $36+0+11+33=80$ ，把偶數出現的次數加起來： $0+0+64+24=88$ ，兩個得數卻差不多，可見二、三、四這三個數字雖不見，它實際上還是存在的，只是不曾正式列出來，而把它寄存在其它數字之中。按照簡單的推想是：二、四併入六，三併入一。什麼原因使它如此呢？我的解釋是這樣：古漢字的數字，從一到四都是積橫畫爲之，一、二、三、三，自上而下書寫起來容易彼此摻合，極難區分，因此把二、三、四從字面上去掉，歸併到相鄰的偶數或奇數之中，所以我們看到六字和一字出現偏多，而六字尤占絕對多數的現象。占卦實際使用的是八個數字，而記錄出來的只有五個數字，說明當時觀象重視陰陽，那些具體數目並不重要。這是初步簡化，只取消二、三、四，把它分別向一和六集中，還沒有陰爻（--）、陽爻（—）的符號。長沙馬王堆帛書《周易》大約寫於公元前 180—前 170 年左右，其中的六十四卦所畫的陰陽爻則與後世使用的一、一相同了。

三、筮法擬測

周初的筮法如何？一至八這八個數字是怎麼得出來的？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但是不容易弄明白。我們所知道的講《周易》筮法的書，較早的一種是朱熹《周易本義》後邊附錄的《筮